

證道歌之二

永嘉玄覺大師

宗亦通說亦通，定慧圓明不滯空；非但我今獨達了，恆沙諸佛體皆同。

宗亦通說亦通：宗者，自內證者。故世尊因宗建教，學者從教契宗；故名「宗教」也。

啓教者，多從言語·文字入，故稱爲「聲聞乘」。

故宗亦通·說亦通者，即指教理和修證，皆通達無礙也。

有人謂：禪是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。若如此，云何能說亦通呢？

定慧圓明不滯空：當是既不著有，亦不滯空之意。

非但我今獨達了：應改爲非但我今「能」達了。

恆沙諸佛體皆同：體皆同，所體證者，皆相同也。即所謂「佛佛道同」。

嚴格講：應是性平等，而相有異。否則極樂世界，那同於娑婆世界呢？

師子吼無畏說，百獸聞之皆腦裂；香象奔波失卻威，天龍寂聽生欣悅。

師子吼無畏說：經言佛說法如師子吼，百獸聞之皆怖走。同理，得最上乘禪法者，說法亦然。

香象奔波失卻威：有些會說香象，是指二乘之人。其實聲聞乘者，如舍利弗的根性，又有那個大乘行者可比擬呢？

故我認爲香象，是指信行人，雖也誦經·念佛·布施·持戒，卻仍在法門外奔波勞碌，苦而無功。

天龍寂聽生欣悅：故天龍是指法行人，尤其是修最上乘禪法的行者。聽了因相應而欣喜。

雖世間常言，要爲「佛門龍象」。而我卻發願：只當龍不當象。何以故？

象於地面上，奔波勞碌。龍於天空中，去來自在。其何止天淵之別呢？

行亦禪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；縱遇鋒刀常坦坦，假饒毒藥也閑閑。

行亦禪坐亦禪：禪者，就祖師禪而言，主要是指見地。就如來禪而言，則指定慧等持也。

若就見地而言，則於行住坐臥間，仍保持其見地，倒非太難。

若就定慧等持而言，則於行住坐臥間，仍能保持其定慧，就非等閒的功夫。

語默動靜體安然：體安然者，皆安然。既心安然，也身安然。

縱遇鋒刀常坦坦：若不貪生怕死，則於生死之際，心還坦然自在。

假饒毒藥也閑閑：在《阿含經》中，佛乃曰「我內毒已盡，何患外毒。」在《高僧傳》中，乃有高僧，飲了毒酒，仍嘻笑自若，面不改色者。

我師得見然燈佛，多劫曾為忍辱仙；幾迴生幾迴死，生死悠悠無定止。自從頓悟了無生，於諸榮辱何憂喜。

生死悠悠無定止：就算多劫修習忍辱仙，仍不能了生死也。

於諸榮辱何憂喜：有人謂此為「八風吹不動」。其實非只是吹不動而已，其乃「吹不到」也。何以故？既無我，云何受風呢？

否則，吹不動，或只是壓抑而已；外表雖不動，內心裡已翻江倒海矣！

入深山住蘭若，岑峯幽邃長松下；優遊靜坐野僧家，閭寂安居實蕭灑。覺即了不施功，一切有為法不同。

岑峯幽邃：岑峯，是在高山，甚至在稜線上。幽邃，是在深谷中。密宗有謂：修觀當以高山為宜，修止則以谷地為勝。

優遊靜坐野僧家：靜坐，非禪坐，而是無所事事也。何以故？所作已辦矣！野僧，不為文明所局限也。

公案：

一夕，西堂、百丈、南泉隨侍翫月次。師問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堂曰：「正好供養。」丈曰：「正好修行。」泉拂袖便行。師曰：「經入藏，禪歸海，唯有普願，獨超物外。」

覺即了不施功：覺者，見性也。而性者，乃包括普遍性與永恆性，即法爾如是也。故覺了，即不必向外施功，即得成就也。

或曰：雖悟，還得悟後啓修？

答云：一·就算得悟後啓修，也只是內銷，而非向外施功也。二·於悟後，以精進內銷故，能早點成就。若不精進內銷，也能漸次成就。何以故？既截根本，不愁枝末不萎也。

一切有為法不同：有為法，相法也。相法，不只千差萬別；並且無常幻化，爭不得也。如下所說布施、持戒等。

住相布施生天福，猶如仰箭射虛空；勢力盡箭還墜，招得來生不如意。

住相布施生天福：雖布施而著相，只能成就「有漏」的福德。此福就算可以生天，殆只能升到欲界天而已！

同理，雖持戒而著相，亦只能升到欲界天而已！

若雖修定而著相，則能升到色界天·無色界天也。

猶如仰箭射虛空：其實，那有那麼快！很多人布施了一輩子，未必有升天的把握。

勢力盡箭還墜：所謂「有漏」福德，即指有限的福德。若上天後，享得多，培得少，終會有消盡的時候。

招得來生不如意：既天福享盡，難免會下墮。或墮於人間，或墮於三途；故曰：招得來生不如意。

爭似無為實相門，一超直入如來地。但得本莫愁末，如淨琉璃含寶月。既能解此如意珠，自利利他終不竭。

爭似無為實相門：那似以頓悟，而直入無為法或實相法。

一超直入如來地：以頓悟而能逕超如來的境地，即所謂「頓悟成佛」也。

事實上，以頓悟而逕成佛者，唯釋迦牟尼爾！

但得本莫愁末：然而就算非已「頓悟成佛」。但至少於修行的大方向上，已確認了；故於修行路上，既可不可轉，又可事半功倍也。

如淨琉璃含寶月：淨琉璃，喻指正見。寶月，喻指涅槃解脫。以正見爲因，即寓有解脫之果也。如「入法流」的比喻。

吾早年來積學問，亦曾討疏尋經論；分別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。

分別名相不知休：修行的重點，在從知道佛法的大意—即大方向；而遵照實行。而不必在名相的小節上瞎費功夫。

入海算沙徒自困：名相中復有名相，如入海算沙，那時能了。

卻被如來苦訶責，數他珍寶有何益；從來蹭蹬覺虛行，多年枉作風塵客。

數他珍寶有何益：其實，何只是數他珍寶而已！其乃連珍寶也未見過，故只是空頭支票，買空賣空而已！

從來蹭蹬覺虛行：從來，從無始以來。蹭蹬，行而不進，類似原地踏步也。

多年枉作風塵客：多年，多劫也。風塵客，於六道輪迴也。

種性邪錯知解，不達如來圓頓制；二乘精進沒道心，外道聰明無智慧。

種性邪：善根不足也。以恭逢聖教，親近善知識故，漸具足善根。

不達如來圓頓制：頓者，從見性而內銷。圓者，證真如故，安於當下，一切現成。

二乘精進沒道心：以偏證寂滅故，似成焦芽敗種。

外道聰明無智慧：皆在蝸牛角尖上競長論短。小事斤斤計較，大事渾渾噩噩。

亦愚癡亦小駭，空拳指上生實解，執指為月枉施功；根境法中虛捏怪。

亦小駭：如童蒙之無知。

空拳指上生實解：真佛法，非只信解，更得行證也。故只是理解，還非佛法。

執指為月枉施功：其次，就算理解，也沒那麼容易。如《楞嚴經》謂：如人以手，指月示人；彼人因指，當應看月。若復觀指以為月體，此人豈唯亡失月輪，亦亡其指。何以故？以所標指為明月故。豈唯亡指，亦復不識明之與暗。何以故？即以指體，為月明性；明暗二性，無所了故。

根境法中虛捏怪：既不得實解，則一切行門，豈非盲修瞎練而已！能不著魔，已屬倖倖；何冀其能成道呢？

捨妄心取真理，取捨之心成巧偽；學人不了用修行，深成認賊將為子。

捨妄心取真理，取捨之心成巧偽：一般人都以「二分法」的思考方式，來認識世間；並且努力於取一捨一。事實上，不管怎麼取捨，皆落於「邊見」而已！

學人不了用修行，深成認賊將為子：若學人不覺了，還是用此「取一捨一」的思考方式而來修行，其唯南轅北轍；恰如認賊為子，必喪盡家財。

損法財滅功德，莫不由斯心意識；是以禪門了卻心，頓入無生知見力。

損法財滅功德，莫不由斯心意識：所以減損法財，磨滅功德；無非因此取捨之心。

是以禪門了卻心，頓入無生知見力：所以禪門的修行心要，非用心去取捨；而是反其道行之，盡力去消除此作意心·取捨心也。

若能將心了卻，反能頓悟無生法忍而證得清淨法身也。

從《中觀》的角度看，所謂了卻心，乃非「不取不捨」而已！

而是得從緣起中，去確認兩邊本非矛盾，而是相輔相成者；才能悟入中

道，而成就不二也。

大丈夫秉慧劍，般若鋒兮金剛燄；非但能摧外道心，早曾落卻天魔膽。

般若鋒兮金剛燄：何以稱「般若」為金剛呢？金剛，本意是指世間中最堅固而不可破壞者。

然世間中有什麼，是最堅固而不可破壞者呢？既有形相，即可破壞。

故必無形無相，才是最堅固而不可破壞者。而無形無相，乃指「空性」而已！

故以見空性故，不可破壞。

早曾落卻天魔膽：天魔在欲界中，本都「著相」「著有」也。今以空性，即能消盡其技倆·魔力。

震法雷擊法鼓，布慈雲兮灑甘露；龍象蹴踏潤無邊，三乘五性皆惺悟。

布慈雲兮灑甘露：以佛菩薩說法，能消眾生熱惱，故稱為灑甘露。

龍象蹴踏潤無邊：故像龍象蹴踏，力大無比，無不可降伏也。

三乘五性皆惺悟：三乘，乃聲聞乘·緣覺乘·菩薩乘。五性：聲聞性·緣覺性·菩薩性·不定性和無性一即一闡提。

雪山肥膩更無雜，純出醍醐我常納。

雪山肥膩更無雜：傳言在雪山中，唯有一種草，名曰「肥膩」，淨潔香美。

純出醍醐我常納：故白牛食之，純出如醍醐之乳也。此是比喻，單說正直道，而不雜方便道。

真不立妄本空，有無俱遣不空空；二十空門元不著，一性如來體自同。

真不立妄本空：以不執著故，稱為真。至於妄者，本無自性故空。

有無俱遣不空空：不空空，即是中道不二法門也。

二十空門元不著：二十空門，佛破外道二十種執有之見，而對應有二十種空。
然雖空，亦不著空也。

一性如來體自同：既證得真如心已，那還有這麼多的計度分別呢？

心是根法是塵，兩種猶如鏡上痕；痕垢盡除光始現，心法雙亡性即真。

心是根法是塵：此心，是指「能覺」之根。此法，是指「所覺」之塵。

兩種猶如鏡上痕：有「能」有「所」者，皆是於真如心的鏡中，所現之假相爾！

痕垢盡除光始現：所以修行，當得除盡心鏡上的塵垢和傷痕。

心法雙亡性即真：待證得「能所雙泯·前後際斷」時，才與真如相應也。